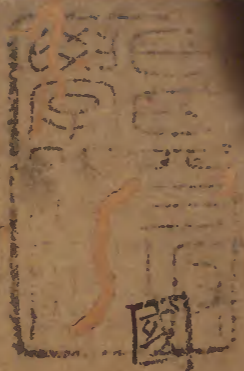


詩經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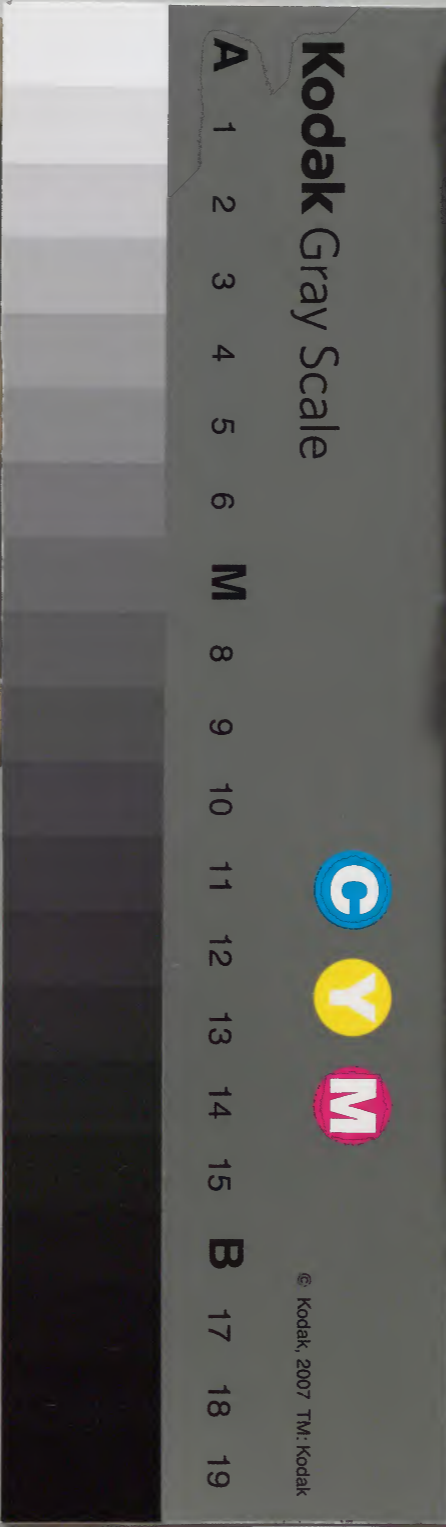
卷六之八



風 唐 檜
陳 秦 曹

内閣文庫			
二七五函	二〇六二冊	漢	書
二三架	五六二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62
冊數	56	(27)
函號	275	25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藝文類聚卷之六

唐一之十

淺草文庫

唐國名本帝稱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道

山之西大京天岳之野鄭氏曰今太原晉陽是

平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

陽前制華為姓曰以此封若於南有晉水至子

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

變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

又都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

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

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後而用禮其詩不謂之晉

說文燮又和也
也悉協切
氏曰下从又
从火非

柳文有
晉同

矣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安成劉氏曰自堯而

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無已

犬康職思其外叶五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

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以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

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廬陵歐陽氏曰職思蹶蹶

動而敏於事也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

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乃反叶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曰春宮

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惰過也休休安

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慶源輔氏曰

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

之穢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

極而至於憂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於為也蹶

蹶則見於為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於為也蹶

安則蹶蹶蹶蹶之效也始則蹶蹶然而思中則蹶蹶

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足始可以樂而謂之

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定守陳氏曰始思其居則所居

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

○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

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

風未亡也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

作是詩是一箇不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
 又說無已太康○不安或劉氏曰此詩必曰
 在堂而後曰今日無已太康則能不遊于
 今我思其外則傲我無已太康則樂矣曰
 無思其外則傲我無已太康則樂矣曰
 無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
 辭曰勤者信乎道前聖遺風之遠也○豐
 不越乎勤儉而己夫勞苦者用財之節聖
 太過也勤儉而己夫勞苦者用財之節聖
 或過也勤儉而己夫勞苦者用財之節聖
 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而己矣
 各盡其職之所當務者稼穡而己矣誠使
 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
 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
 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朱二反昌限有榆朱夷周以子有衣裳弗曳弗
 山有樞朱二反昌限有榆朱夷周以子有衣裳弗曳弗

力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法九宛於阮其死矣他人
 是愉他像以

興也樞音也令刺去榆也榆白粉也東萊呂氏曰

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裝在身行必曳馳走驅策也

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限則有榆矣

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

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

深而意愈盛矣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

亦

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意而意則愈憂矣

○山有栲音考櫟音九有栲音九子有廷音九內弗洒音九弗掃音九

興也栲山栲音九也似栲色小白葉差狹音九亦類櫟音九

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音九中開花音九以棟而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音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求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求長此日也音九士無故不徹琴瑟

長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求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音九中言他日保求言他人入

揚之水白石鑿鑿音九素衣朱襮音九從子于沃音九既

比也鑿鑿嶮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

純音九也音九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音九以素為

指桓叔也沃曲沃也音九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

決是為桓叔

安成劉氏曰桓叔按左傳文謂晉穆侯太子

侯文侯也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故天子建國諸侯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足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

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嶮

巖少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

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盧陵歐陽氏曰揚

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石

鑿鑿然見於水中亦其民從而樂之○慶源輔氏曰

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

弱不振口就萎爾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

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若人者蓋不必淫刑酷

罰厚賦重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譏又有以興

起人氣天下之大人之心之衆固

非奄奄欲求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

素衣朱練

從子于

既見君子不向其憂

笑反

比也朱練即朱縑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我聞有命

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

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

輒當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碩大無朋椒聊且子

興而比也椒樹似菜葉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刻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條

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

也永嘉陳氏曰是也其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子曰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子曰而相備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一詩言桓叔之強

弱善在此而意在彼也○慶源輔氏曰楊公之水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

綱直留反芒侯東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

興也綱繆猶纏綿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孔氏曰綱繆是東薪三星心也

如何蒼龍七宿之第五星

送札六昏禮
勝社良席在
夫曰良
盈離毒下將
願良人之所
注云良人夫也

自會翰句云
說文三女為
姦美也國君人
三為衆女三為
姦美物也通
作祭詩見此
祭者

也鄭氏曰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星鼎立
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宿之一宿而如此
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未日在畢昏時日
淪地之西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
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夫稱也○國乱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
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
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
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柰此良人
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
其日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
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其常哉
情而為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綢繆束芻九叶反三星在隅叶語反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叶語反

與也隅東南隅也皆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

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叶語反今夕何夕見此絮者

與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絮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絮一妻二

妾也三山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

綢繆三章章六句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私叙獨行踽踽俱禹豈無他人不

其時猶未至
於淫奔也

如我同父反扶嗟行之人胡不比反毗志焉人無兄弟胡

不攸反七利焉興也扶特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幾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

輔攸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扶然之杜其葉猶涓涓然而無兄弟則獨行

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

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

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反子零獨行累累反求螢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經反桑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攸焉興也菁菁亦盛貌累累無所依貌華谷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

扶杜一章章九句起居起自我人居居斤於斤豈無他人維子

羔裘豹褫據二反自我人居居御二反豈無他人維子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袂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小稱居居未詳

○羔裘豹褫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報呼

賦也。褒猶祛也。究亦未詳。

羔裘一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光禹王事靡盬音不能執耒音父母何怙反古攸彼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

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本草注曰。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櫟皆實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櫟釋曰。櫟盛實也。皆櫟之通名。櫟斗子煮食可止飢。殼堪染皂。監不

攻致音也。孔氏曰。監與蟲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皆謂之蟲。是監不攻。亦為蟲然則。蟲害器敗穀者。李氏曰。王事而無不攻。緻也。致樹

情得也。○且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

鴉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

本不便於勞苦。今乃又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

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以乎。孔氏曰。鴉連蹄

今從征役亦甚危苦。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

為之不能復種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窮則反本

困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怨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

盬。或勤上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

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

真有時而得。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

然矣。惟若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

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

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鴉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稷父母何

食。愆愆蒼天曷其有極。

不從不已也

詩經卷之八

比也極也

○肅肅鵠行反集字苞桑生事靡盬不能執稻梁父母何嘗悠悠養天馮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

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人常食也也注曰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梁粟類也有數色草也注曰凡六梁米皆是粟類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穀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德大七長穀米俱養於白

鶉羽三章章七句以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

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若之○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玉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維皆怨者之詞猶幸於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周禮春官典命

豈曰無衣七之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臨川王

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東萊呂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

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

曰黼四曰黻皆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以為繡鷩音鷩

公三山李氏曰桓叔生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莊伯解解生武公稱釐同王以武公為晉君死於諸侯此詩蓋述其

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

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慶源輔氏曰安

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

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

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
 慢無禮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
 辭之恃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
 此○華谷嚴氏曰武公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
 使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也其請命于天子之
 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蕃鎮我其主與非假王靈則終
 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釐王貪其寶玩
 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
 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
 痛哉

○豈曰無表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
 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臨川

曰六者天子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九為節而燠煖也
 言其可以久也藍田呂氏曰義理有所未
 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無表二章章三句

此叔昭侯而迎和叔欲入晉也昭侯其後曲沃莊伯弑
 叔昭侯初舉而國人攻伯侯伯侯復入曲沃莊伯人
 復立也及鄂侯卒莊伯代晉人立鄂侯國子光
 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代晉人立鄂侯國子光
 是為哀侯此莊伯舉而國公伐晉侯緡武公四
 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武公為諸侯然後
 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武公為諸侯然後
 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
 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
 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之無衣之人倫之大
 變天理所不容人窮傷周之衰也○東萊呂氏
 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東萊呂氏
 曰所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
 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一

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樂征伐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嚭來歸。昭魯桓公以弟鍼兄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二晉又滅武公之通鑑。固不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迷先幾者信矣。

有扶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呼報之。是飲於鴉。食嗣之。

比也。左東也。嗟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扶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

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扶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孔氏曰。言道周。比也。周曲也。遠之。故為曲也。

有扶之杜。二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則凡可以致。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

葛生蒙楚。斂音蔓。于野。與反。子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歡草名，似括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於楚，歡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依於地，興婦人從君子。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歡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域，坐音，城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反。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之日，冬之夜，獨居憂

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南軒張氏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而相從耳。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立而已。其亦傷之至也。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叶此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反。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音捨。旃，之然反。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叶此反。三山，李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亦名雷首山。

實事陶之

不行况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之哉小人為之為讒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

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唐國十一篇三十三章二百二句黃氏曰鄭氏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也如此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烏鼠山初伯

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云嬴也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

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

仲滿音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

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地理志汧水出扶風

汧縣西北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

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

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

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

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

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三山

日中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都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是秦自昭公元年云秦治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

德公已後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
常若雍也秦州即今華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
是也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
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大戎所
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
固秦之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大戎所殺則二
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
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而討
之則王轍可以東我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
雖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大戎即
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墳墓在焉宗廟
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
委之而封之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
之地封之百里者八百里者以開方計之則又
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已不
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
侯以取之乎王而少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
是愬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
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
廟墳墓而不顧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使與王八百里之物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
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星力

賦也鄰鄰眾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
曰的顛蓋名馬騂騂盜驪赤兔的顛之稱君子指秦
君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即今
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令使也○是時秦君始
也○華谷嚴氏曰寺人閹宦
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
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晉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
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
○阪反音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

後行記逝者
與日月逝矣之
地同言歲月
往

歲緝云亡死也
道春得年有
疾子白亡之是
謂死也

有次作馬馬兩
轡白無內字而
說約云兩內轡
正高轡古穴
或環之有古者

逝者其蓋也
田結反叶

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廬陵羅
者曰阪下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令不樂則逝

者其蓋矣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

矣字多得興意○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則
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蓋悲壯感歎之
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慶源輔氏
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
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
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蓋矣蓋國家方興禮義
初備而人情喜
樂故至於此

○阪有桑隰有揚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勛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一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秦

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孔阜符有六轡在手公之媚眉黃子從公于

行叶始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

轡者兩服兩轡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缺缺與

故惟六轡在手也華谷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

其能制馬也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控

也華谷嚴氏曰駟驥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

也華谷嚴氏曰駟驥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

○奉時辰牲牲孔碩叶常公曰左之舍音按則

舍音按則

獲郭叶黃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牲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音也。日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獸，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牲耳。獸之供食，各有時節。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朱子曰：逐禽左，並驅禽獸使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膠射之達于君，則左當人君之左。指膠音縹。披，矢括也。孔氏曰：矢末為禽獸之左，膠而言膠音縹。披，矢括也。括以族為首，故末為善也。日左之而捨，披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五御鳴和鸞
逐水曲過君
表舞交衢
以禽左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可胡鞞車鸞載徐力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鞞，輕也。去声。又如字。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鋪，馬銜也。音去。又音平。逆之車

置鸞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逆也。前驅後逆，御逆之

使不出園。御音牙。車，則尚輕疾，故也。乘，去車則

鸞在衡和在軾也。徐，歇驂皆田犬名。長喙，音曰徐短

喙曰歇。驂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

騎去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騏三章章四句慶源韓氏曰：駟騏孔阜言其善也。公以出。儻，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牲辰

也。公之補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

益記云騎執器
者一人騎擁田犬
者一人執約云
擁抱也言騎馬
之人抱田犬也

孔碩農人奉翼犬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
公曰左之舍技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西
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習也
無而載之故登其車而亦處之得宜也此皆昔
西戎自來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
襄公為諸侯禮儀待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
始備中國之禮儀待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
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豐城朱氏曰
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
獲而息此皆馴馴見而深喜之辭也○南軒張
氏曰讀車鄰馴馴見而深喜之辭也○南軒張
割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
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
是而己○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
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此地射獵為先故秦詩
曰在板屋又曰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
馴馴小戎之篇皆
言車馬用之車

小戎

反

五檠

反

梁軌

反

游環

反

賦也小戎兵車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
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直也
伐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
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
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
收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軾至後軾惟深四尺
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
之言五束也檠歷錄音然文章之貌也梁軌從前軾
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橫衡於軌下而軌
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

アツロ

曲

賦也

伐淺也

收軾也

言五束也

檠歷錄

文章之貌也

梁軌從前軾

文茵

反

游環

反

曾驅

反

駕我

反

歷錄然也孔氏曰輶上曲鈞衡者輶也○求嘉陳則承前軫直逼後軫梁輶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輶為主輶輶之不堅也故一輶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游環鞞也蔡○安成劉氏曰梁輶即所謂鞞也游環鞞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駮馬之外纏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駮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駮之有靳是也左傳九年注言如駮言無督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駮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音也廬陵羅氏曰車軾前曰軌蓋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鞞以皮一條前係駮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蓋續陰版

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孔氏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鞞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駮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靳廬陵羅氏曰靳當胸之皮駮馬之首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孔氏曰駮馬頸不當於衡則爲二鞞係服齊首兩駮如手明駮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公十四年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鞞文茵車中所坐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駮馬二鞞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鞞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鞞一尺有半兵車之鞞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鞞孔氏曰言長其文也孔氏曰色之青黑知其色馬左足白曰馬君子婦人曰其夫也溫其如作綦文

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自已者，豈恃忿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安成劉氏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

扶有六轡在手

騏驎是中

叶諸駟

是也

叶諸駟

古花

驪具驂

龍眉

之合

蓋以

履

故謂

之

亦消

沃白

子溫其在邑

叶於

方何

爲期

胡然

我念

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驪黑色也。眉于也。孔氏曰：眉者，畫龍於眉，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釃環之有舌者，軻內轡也。置釃於軻前，以係軻，故謂之釃，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駟馬欲之，處以白金爲釃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極也。

○蒙伐有苑

叶音

虎

念君子，載寢載興，載與載厭，載欣載矜，以備前車。

○蒙伐有苑

叶音

虎

賦也。俊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

二二三

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群言和

羣聚故以和為羣也。公牙三隅牙也。鑿鑿以白金沃

牙之下。端平底者也。孔氏曰公牙刃有三角鑿白金

進戈戟者前其鐵是牙之端者當有聲。蒙雜也。伐中

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韞

以虎皮為弓室也。鏃應鏃金以飾馬當曾帶也。交韞

交二弓於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

弓繁也。儀禮作鞞。繩繩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

約之於弛弓之裏。繁弓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文

鞞注云鞞弓繁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

如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

秩有序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共德

小戎三章章十句。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

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師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

其如玉厭厭扶扶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

思精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

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

序下雖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

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古恬。諛。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所。賦也。蕞似桂。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藥。蕞。葷。蘆也。薛

蕞。氏曰蕞一名蕞。又各秋。一物而三名。陸。蘆也。薛

蘆。食之肥。山陰。氏曰今人以為蕞。因以得各

葷。蘆也。葷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孔氏云。初生為葷

長。大為蘆。成則各葷。葷也。又名離。亦一物而四名

水時多白川灌河
音去云秋水之生
於身非於秋

蕪葭唯三物
共十一名
蕪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
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河
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
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
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

小指也

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
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

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蕪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蕪葭采采白露未已
言去為露也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音直而
出其右也小渚曰坻

蕪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顏
如渥反丹其君也哉叶將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條山楸

也音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
也至此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

曰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注云君
衣狐白毛之裘則以
素錦為衣覆也素錦為衣覆也澤漬也鄭氏曰澤丹
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

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

駟職之意也須溪劉氏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也

終南何有有紀將反有堂君子至止黻黻衣繡裳佩玉將

終南二章章六句將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

已相矣也繡刺也七亦繡也黻皆在裳言黻衣

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

長久而安寧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死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殲殲手兼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杜預曰子車秦大夫

怨劬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鐵虎許諾及公覺也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杜預曰子車秦大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

息名特傑出之稱亢墻也惴惴懼貌慄懼殲蓋良善

贖質音也○秦穆公卒名氏曰穆以子車氏之三子

為殉左氏曰殺人以葬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

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

興也臨穴而惴慄蓋生納之墻中也三子皆國之良

而一旦殺之君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

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反維此仲

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康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言一人可以當
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乎車鉞其廉虎維此鉞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一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胎之法而况奪之善人

記秦紀寧公
二十九年伯於
平陽初

乎今縱無法以遺子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
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
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前三子亦不得為無
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
迫而納之於墳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詩
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羞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
○求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
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
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惟
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
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
仁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才用死者
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

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二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反

與子借作

ケシヨモウラキ又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

字通○說文曰戰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曉與子

借行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

八尺曰車倍尋為帶

區之地致方

采之播指八州

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

史陳涉傳引此作

用之以興一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八州而朝音翹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慶源輔氏曰

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竟與文武音

聖人此然竟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焉蓋至
武之時風氣則一變為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
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矣今人於孩提之時
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
聵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疊山謝
氏曰幽王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命也○周家萬世
不可忘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
復讎之志矣而誠其氣剛而人其詞壯而直吾
乃知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人其詞壯而直吾
俗未入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
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
時其所以為也問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
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
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廢秦然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命而為討
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
戰復讎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
秦復不能以此而莊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
復讎之志既衰而功謀利之心益勝而真儒然

是為康
夫人者野
南公之女也
康公之母也
人心故康公心
產為買力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毛氏曰母

舅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

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

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

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乘黃四馬皆

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

黃也乘馬而已敕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姑回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

眉叶浦反

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華谷叢書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璣瑰石而次玉氏曰璣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名璣毛氏韻赤玉○曹氏曰玉佩瑋璣璣之屬○慶源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莊七年按春秋傳晉獻公怒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天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一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

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璣瑰玉

佩者贈之厚也壘山謝氏曰送之遠贈厚念之厚念之厚念之厚念之厚廣漢張

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

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左傳文

於我平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今音伶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

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平秦穆公也每食無餘于暗嗟乎不承權與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

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意寢薄林氏曰供也至於賢者

衡自輿始造○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秦穆公又召

既約云升二
升、既、不、同
家本、作、勝

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解死今也每食不飽苟反捕于嗟乎
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方曰簋圓曰簠簠盛稻梁簋
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
一極其至也其進說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以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
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
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急不去楚人將鉗巨熊反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

公強計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

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

人者為誼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醴哉遂謝病

去亦此詩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

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鋪設之

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疊山謝氏曰秦君

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

秦國千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疊山謝氏曰
人欲則化為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為中
國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

武常君傳
白、既、不、同
家本、作、勝

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
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
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
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詩傳大全卷之六

詩傳大全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
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
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闕音音父為周陶正武王
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
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立之側與黃帝帝堯
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
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三恪恪者
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尊於諸侯卑於二王
之後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帝
堯後於宋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
封殷後於宋則陳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
與薊祝是為三恪

虞闕父事
在左傳子襄
一五年
知此地名

現胡狄歌舞之事廬陵羅氏曰勇其民化之今

之陳州即其地也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即他死立之上辰羊辰方洵音有情兮而

無望武方武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死

立謂氏曰死立因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

此人常遊蕩於死立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

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慶源輔氏曰

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遊蕩以爲樂遊蕩以爲樂

○坎其擊鼓死立之下叶後無冬無夏叶與值直置其

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植也鷺春鉏今鷺鷺好而潔白頭

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鷺舞者持以指麾也

孔氏曰持鷺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羽翳身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冬無夏但言常舞也○華陽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

○坎其擊缶方有死立之道叶徒無冬無夏叶與值其鷺鷺

殖音導叶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云鼓缶而歌

缶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貝罍則又是汲

盆然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盛水盛酒即今瓦

死立三章章四句

詩經卷之六

東門之枌符云宛丘之栩况浦子仲之子素何婆娑反其

下叶後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

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

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南方之原無韻不績其麻葉反

市也婆娑シスハ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黃氏曰邠之風俗

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

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穀旦于逝越以勗子公邁叶力視爾如淑祁鏡貽我

握標

賊也逝往越於駸駸也邁行也淑此音荂音也又名

荂葵紫色孔氏曰一日蚩蚩水章多華少葉又翹起

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椒芬芳之物

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

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荂荂之華於

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

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

見於宛丘之詩其說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

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
贈以文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音遂之洋洋可以樂音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廬陵

曰門阿者上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

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

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此

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字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此

惟衡木為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棲遲遊息也

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

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類

賦也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曰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僕氏曰集傳以為隱居自樂無

長也○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

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麻叶謨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

歌反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疾賜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

使之柔忍晤猶解下介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

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直呂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經麻屬春自生荆揚間一歲三收剥去其皮之

表但得其裏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頰反叶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宜為索

也漢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葉菅前崩與菅皆謂

也即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揚其葉牂牁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牂牁盛貌

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音計反昏以為期明星哲哲反

興也肺肺猶牂牁也哲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為

墓明有棘斧以斯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

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明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

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

斯之矣此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而猶不自

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

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

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之心

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甘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之訊予

不顧叶果顛顛倒思予叶寅

興也鴉鴉惡聲之鳥也雁氏曰鴉犬如班鳩綠色入

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鴉似鴉本草云鴉家鴉數鳴

肉甚美可為羹又云鴉似鴉本草云鴉家鴉數鳴

子見彈而求鴉多是也雁音聲萃集訊告也顛倒狼

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

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

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其恭有旨徒離反誰侑留予美心

焉切切反都勞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

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

小豆藿也侑張也猶斯風之所謂廷焉皇也澤氏曰

誣則字與壽同壽云壽張為幻然似予美指所與私

者也切切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之詞

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昔苕矣今此何人而侑

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切切乎

○中唐有甍蒲歷邛有旨五歷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反吐歷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孔氏曰堂下甍零音商也注曰甍也音鹿專音鹿鵲音鹿小音鹿草音鹿雜音鹿色音鹿如音鹿綬音鹿也安成劉氏曰綬音鹿鳥音鹿咽音鹿下音鹿草音鹿之音鹿名音鹿豈音鹿因音鹿其音鹿似音鹿鵲音鹿鳥音鹿而音鹿取音鹿義音鹿乎音鹿惕音鹿惕音鹿猶音鹿惻音鹿惻音鹿也音鹿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三山李氏曰孟子云子

之東河濟之佼好貌窈幽遠也舒愁結也情憂也

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乎是以

爲之勞心而情然也

爲之勞心而情然也

爲之勞心而情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

興也僚好貌懷受憂思也慍猶情也臨川王氏曰

也

也

也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夫紹實照兮勞心

興也僚明也夫紹糾緊之意慍憂也臨川王氏曰

月出三章章四句

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

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直氏邑也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

野外曰株林詩中曰株林又曰夏南徵舒字也鄭氏曰

寄字子南○孔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

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

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馬補音說音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我乘駒

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

株林一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

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讓不

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孔氏曰宣公十年善陳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

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

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向其旣射而

殺之○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

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人陳之禍然則

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

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

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

無為涕泗滂沱徒何

他弟泗音滂音沱徒何

反

反

反

反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說文曰

而蒲有春而蒲柔而温荷美藻也。其本莖其華莖莖其實蓮其根

藕莖而温荷美藻也。其本莖其華莖莖其實蓮其根

者蓮謂房也。曰涼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

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

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古頌反叶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其負寤寐無為中心悄悄。鳥反

興也。簡蘭也。卷鬢髮之美也。三山李氏曰盧令其人

則悄悄猶悒悒也。美且鬢字雖不同其義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大感反叶有美一人碩大

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檢反而不寐思

興也。藎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

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

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七故男

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

易序卦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在自見綱
傳注

昇命云道有
升降政由俗
革

自會通
作檜又作會
楚世家會人
注云會也

檜之十三

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慶源韓氏曰：陳靈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薄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安成劉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當居其半也。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墟也。鄭氏曰：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故知檜是祝融之境。

波之南。盧陵羅氏曰：榮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榮維其浸，波澹則二水也。

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孔氏曰：祝融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檜人，即檜之祖。○釋文曰：主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

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暗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華谷嚴氏曰：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舊說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

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宴而不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南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肖選翔翔為可憂也。

詩人憂之。南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肖選翔翔為可憂也。

如千分文初後姓也

○羔裘羔裘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羔裘猶道送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反古報日出有曜羊照反叶豈不爾思中心

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我憂源輔氏曰勞心切切思之也

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君之若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若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君好繁其衣服消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真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入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遠絕豈不哀哉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錄反力端兮勞心博博反徒端兮

以教之廬陵羅氏曰謂開讀之不依琴瑟而誅也○

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

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

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

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峻至

而喜之也廬陵羅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

其慮事之豫三日于躬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

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峻至喜

見其上下之志通○安成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

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

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辭於此章前段

力辨人乃不待勤而能然田峻所以喜也

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

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日于流火

備秋成而有食。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

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

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

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之始

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墜戶之事後段

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

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

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

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

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

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

於西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

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叶戶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叶巨

之日栗烈叶力無衣無褐許惻反何以卒歲或口發烈

如雪而歲讀三之日于叶羊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熨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

此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

星也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以六

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

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用公攝政時凡一千

四月也
言月者夏正
也言日者周正
也

月令
降霜

皇廷曰曰先
矢和播之艱難

一之日謂斗建子。二之日謂斗建丑。三之日謂斗建寅。四之日謂斗建辰。五之日謂斗建巳。六之日謂斗建午。七之日謂斗建未。八之日謂斗建申。九之日謂斗建酉。十之日謂斗建戌。十一之日謂斗建亥。十二之日謂斗建子。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張子曰：言月又言日，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別無義例。只是文順。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鬻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褐。毛布也。孔氏曰：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羅氏曰：日耜，耒下耒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為之。易曰：斷木為耜，揉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耒他丁反。向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唆，曰大夫勤農之官也。周公以我王未在家，播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鼓曠朝夕調誦。

詩經大全卷之八

爾一之十五

邕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郃，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密，逃入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密當太康之時，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邕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一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鄭氏曰：蒞，視也。成王君之，周公旦以冢宰攝政。蒞陰，周公因攝其

周紀云
去稽不務

階行人
君之事

周公旦以冢宰攝政

政此謂不能泄昨而周公攝
乃述后稷公劉之

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

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元城

日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

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豳也○新

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豳特夏之列國耳蓋

七月惟言豳民之風俗故得變風之末○廬

陵詩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

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

較之公劉莫非與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安

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鷓鴣東山者亦周公

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豕在今邠州三

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

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邠州即今邠州京

兆府即今西安府

並隸

陝西

七月流火

叶虎

九月授衣

叶上一

之日

膚音發

叶方二

此所引剥上
九禮氏傳之
語也

程子曰易剥之為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

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

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

食獨留於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

上九亦

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

下無間可容息也

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

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

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一畫成今坤卦非

是無陽始生甚微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

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

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

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象輿之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

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
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
可正也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周不復與無其人宣王中興下
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復興故
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之復興故
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
後不復有謂聖人之意矣直既嘆則於齊桓之
子因解刺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
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
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
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道者有氏

詩傳大全卷之七

反良

比而興也冽寒也華谷嚴氏曰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

也苞草叢生也童梁美為也

○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

傷為比遂與其慄然以念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慎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音慎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

比而興也菁筮草也陸氏曰似蕭菁青色科生

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五六尺一

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筮以知吉凶故

通解云小國
莫安由王室
以庇之

一命緼帶以下
毛傳招也至集
亦有之但字少
異也
序之候人刺
近小人也素遠
君子而近小人
傳云言其無
德居位者多

謂之神物史記云著滿百莖者其
京師猶京周也
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也周京與周京師一
也異章而變文耳
○詳見大雅公劉篇
○**芄芄**反薄工
黍苗陰雨膏反古報
之四國有王
芄芄音伯勞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
芄伯
芄侯文王之後寔為州伯
治諸侯有功
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
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言黍苗既芄芄然矣
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芄伯以勞
之傷今之不然也
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
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二尺頸五寸
制同祭服謂之芄他服謂之鞞
祭服冕以
祭一命緼帶黝珩
珩大夫以上赤帶乘軒
命赤帶黝珩三命赤帶葱
葱周禮云公侯伯之卿二
命其大夫并命士一命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
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
役者宜也彼其之子
而三百赤帶何哉
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僮負羈
賢夫而乘軒者三百人
其謂是歟
莊氏曰軒大夫車言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水
赤帶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未章所以有蓄藿
藿之也其謂是歟
蓋疑辭不敢實言也
○**維鵜**反徒低
在梁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反尺證

詩經卷之七

興也音鳥澤水鳥也

俗所謂海河也

形如鴉

而大喙長尺餘領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鴉

身是木味惟習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與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為稱猶今人謂遂意曰

稱意

反古豆

○蒼鳥會兮於貴兮南山朝齊子兮婉於所兮變力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齊雲氣升騰也婉少貌

變好貌蒼蔚朝齊言小人衆多而氣盛也季女

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貞者守道而反貧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力收兮

興也鳴鶴結音鞠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

曰爾雅作鳴鶴又名獲穀陸機又名擊穀又各桑鳩

或謂之有題齊人名擊正○本草曰此人云撥穀似

尾長

曰郊子所謂鳴鳩氏司空鳴

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也

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鳩在

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

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大白為曾身之
也

自和順至教外
禮記卷之七

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反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其子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以俟之無不及者帶

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玉藻云雜帶若朱綠大夫玄

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副干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側中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

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反

也

鳴鳩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鳴鳩之子雖非一

之飛往雖無常而鳴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
 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
 有眾而為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
 有度有常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
 不差忒是其終也亦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
 四國則其詞因亦天人之感通之理也○定宇陳
 雖祝願之詞因亦天人之感通之理也○定宇陳
 氏曰心結而儀一且天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
 人之皆正遠近一致也○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
 正之文哉○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稱
 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
 三章言由其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
 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
 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列音彼下泉浸彼苞報即音驚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序云蜂刺
 奢也邪國小
 而迫無法以自
 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區
 邪去者振鐸
 十餘世孫也
 邪去卒子未
 公立與晉天
 去同時

以時人有玩細媚而忘遠慮者故以蜂刺為比而刺
 之言蜂刺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
 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
 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
 括古件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細細無不包
 慮至如蜂刺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
 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
 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
 言蜂刺之羽翼與衣裳楚楚則為比若以蜂
 刺之羽翼與衣裳楚楚則為比若以蜂

○蜂刺之翼采采衣服比反滿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蜂刺之翼采采衣服比反滿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輸

反藝

詩傳卷之三

卷之三

侯詩記孔氏
曰此虫土裏化生
掘園者言其極
地而出形容鮮
也園者悅擇
之意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蜂螭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
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
我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
也彼曹君方繁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
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
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彼侯人兮何可弋與彼彼其記音之手三百赤

帝芳勿蒲
味二反

興也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被爰也

官侯人上十六人下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荷戈設謂侯人之屬非無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鈎矛
戟也如戟而橫安刀但頭不向上為鈎首刃長八寸
橫及長六寸刃下橫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爰俱是
短之子指小人帝冕服之鞞也華谷嚴氏曰帝鞞古
兵

○誰能享魚漈反古愛之金符肅贊音誰將西歸懷之好

興也漈漈也鰲金鰲

說文曰大金一曰鼎大上小下
若鰲曰鰲
東謂既曰鰲身魚用金不用鰲
鰲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西歸歸于周也
言西歸故○誰能享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漈其金鰲誰

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
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
之○憂源補氏曰王政不綱周
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
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
之嘆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
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
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摎何也曰政出天子則
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

以
作

前漢王吉傳云詩云
風發兮匪車揭兮
顧瞻周道中心惓兮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
發三者是非古之車
也揭三者蓋傷之也
師古曰發飄風
貌揭疾驅貌制
古阻字傷也言見
七飄風疾驅則
顧念哀傷思周道
也揭音丘列反今
之發然者非古
有道之風也今之
揭然者非古有
道之車也故傷之

匪風發
叶方兮
匪車偈
反起竭

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
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
為使之至此極哉。為
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惓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
偈。而中心惓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

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惓然耳。

○匪風飄
匹遙反叶
兮匪車嘒
匹遙反叶
兮顧瞻周道

中心乎兮

賦也。回風旋風也。謂之飄嘒。漂搖不安之貌。乎亦傷也。

素冠三章章二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廬後李氏曰。以布

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因
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

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
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宰予欲

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三山李氏曰。三

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
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所隆。傳曰。子夏三年

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術術。而
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

兮

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壘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庶見素鞞兮我心蘊兮聊與子如一

賦也鞞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

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冕服謂之鞞分勿其餘曰鞞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

鞞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鞞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

子如一甚於同歸矣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

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

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

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謙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豈強民而為之哉

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

也微行小徑也柔桑擇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

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時舒泰覺書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也繁白蒿

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蚕生未齊未可食桑故

以此啖之也祁祁眾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

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

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

以求擇桑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鄭氏曰蠶始生宜擇桑也

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眾而此治蠶之女感

時而傷悲毛氏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

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

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

悲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躡其氏之意至

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右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

遠矣而能躡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羸病疾痛周公

又豈有不躡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躡通古今為一息者周

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其風俗

要成劉氏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

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

放此則始及公子同歸民愛邵公待之如家人其愛

之深如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

裘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

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為離親

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反蠶月條反桑取彼

斧斨反以伐遠揚反猗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反八

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指言某月也○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

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

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條桑枝落之采其葉

也○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問矣

也也隋音釜音斨音方釜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釜

也唯釜二音遠揚音遠枝揚起者也孔曰長條揚起而手所

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弱孔曰女桑柔桑也小

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眉山蘇

日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云萋味苦謂之苦萋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藜繞萋細草三名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蝸蟬之蟬也臨川王氏曰受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蝸蟬名蟬也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萋感陰氣而先秀蝸蟬者物成之初鳴蝸者歲秋之漸穫禾之早者可穫也

隕墜墮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

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

續晉而繼之也

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

月則大寒之候將至

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

桑采繫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又於鳴蟬之候麻事與焉至於深玄黃之色為公子裘取狐狸之皮為

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蚕織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

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誠慘但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衣之意固有至為公子裘二則曰獻狝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已之溫暖為先非亦公有以施之若能使之

五 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

反與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反與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反與 一八字穹起弓望

反與 熏鼠塞向墜戶

反與 嗟我婦

考北極人為
簡虞云以股
鳴者以注鳴者
以旁鳴者以翼
鳴者以股鳴者
以胸鳴者謂之
小虫之屬以為
股皇屬股鳴之
蜻動股屬之

子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蠶沙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新安

而三物各色各異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

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蠶股似玳瑁五月月中兩股相

作聲華陽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

然字啓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我氏曰自在野至

也音隙也空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度人算

戶冬則塗之三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

戶以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呂氏曰

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朱子曰周曆夏商其未有天時固用夏

私記其時月者故三山皆魯用也安成劉氏曰

者天時以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

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

則自夏以前已有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

有遠故又因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

成周其後亦為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

矣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其

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牖下則近人

而寒至矣龜山楊氏曰竟命義和以昏中之星正

鳴時為蠶績之候於是以昏中之星正

斯蠶皆此意也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

得冗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

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

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毋出在
籃彼南畝又曰差我婦子入此室與所以順陰陽也
○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
是施之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安成劉氏
言室塞堊戶亦以終首章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
所以為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
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曹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
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憂變由穹窒而至於墜戶
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適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
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七月亨葵及藿普庚八月剥

棗叶音十月穫稻叶徒為此春酒介眉壽西反

七月食瓜叶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采荼薪樗徒音薪樗

我農夫反

賦也鬱棗屬奠音鬱奠也孔氏曰鬱樹高五六

原山西谷葵菜名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

酒也本草注曰糲糲通名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

也臨川王氏曰養氣體以助之也壺瓠也長樂劉

叔拾也苴麻子也茶苦菜也樗惡木

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自此至卒章皆言

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三山李氏

趾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獲稻納禾則田事之畢。至於食鬱及奠亨葵及菽。開冰祭韭。朋酒羔羊。凡所以助飲食者。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宜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程子曰。下皆為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永嘉陳氏曰。取縱以為私取。狎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以美者養老。惡者常食。是亦可見其愛敬於上之無已。猶四章終無揭之意也。抑又可見其豐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菽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首之菽。茶之采。舊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為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病奉賓祭之意。則多。瓜瓠宜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人之而又有美味以功之。此商人之老所以無東顧也。

九月築場圃。博也。反。十月納禾稼。護反。古。禾。稷。重。反。直。容。糝。

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力。反。力。反。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廣。地。也。曰。築。場。於。禾。者。穀。連。葉。結。蔓。之。總。名。禾。藁。去。皮。曰。稊。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糝。再言禾者。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

羅氏曰。稻秫也。音杜。林音述。糯也。菰音孤。雕菰也。亦有糯米。即板桑所謂安胡飯。○本草注曰。稻米有抗。有糯米。米是粟。秫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為飯。最粘宜。作酒。菰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莖謂之菰米。莖。

望真王上云五
畝之宅樹之以
木注云五畝
一宅一夫所受

中有黑者謂之麥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梁米皆
是粟類○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
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同聚也臨川
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
之備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
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
功葺治之事也臨川王氏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
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安成劉氏曰十月未
稼既司之後而入治邑居即懸蟀入牀下而塞向權
戶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是也索絞也絢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
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
事矣三山李氏曰自田野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壘并
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

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慶源輔
稷重穆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
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執官
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公室官府
之役於其田而功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室
則曰上入執官功然後索絢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
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民其
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之未
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臨川王氏曰宵
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
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
慶源輔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
孟子引之以證其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
民事不可緩之說
艱難之意華陽中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
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
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三章終無衣
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曹氏
朱氏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

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

短折為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

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

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白朋，鄉飲酒之禮。兩尊

壺于房，戶間是也。廬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兩尊

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雩而飲酒也。○孔氏曰：鄉飲酒

於堂為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

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

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

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禮樂法

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

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不知為國

之。初此等意，也。○華谷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

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二年，入百。其於此

也。○慶源初，庶事草創，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

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

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足於衣食，

致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

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報其上，也

謂諱，諱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水食飲，宴以

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

章終言衣之，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

勤，肅霜條揚，其神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

祭，豕以薦，農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

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

上下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有官籥
章主吹籥以
為詩章者云
籥籥幽人所
吹之籥以章
為管竅其上
為三孔可吹也

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書擊土鼓音歛籥詩以逆暑

自書籥吹通註作燒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曰土鼓

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

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程子曰七月大

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超事艱難

如此此詩多陳節物犬要言歲序之遷人事常

及時耳臨川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

桑之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

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

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

於田祖則吹籥雅祭息老物則吹籥籥不

此說而謂籥之其孰為籥籥則吹籥籥不

吹之大田甫田是籥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

謂籥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

或然未敢必也○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

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此詩前三章

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萋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

奠為始而迄乎九月叔直七章則以六月為始

月正二月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

亦其所以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

唯其閑生民之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

唯其閑生民之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

唯其閑生民之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

唯其閑生民之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

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氏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此七月見於書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至

鳩鷓鴣既取我子。又訶無毀我室。上叶恩斯勤斯鷓。反由子之閔。貧反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鳩鷓鴣。鷓音休。鷓音留。惡鳥攫。俱縛。

持鳥子而食者也。藍田呂氏曰。鷓鴣之鷓鳥也。有鷓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鷓。養嬰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

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監紂豈非以

愛兄之心。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疑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紂。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為之。奈何哉。董叔重。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鷓鴣而謂之曰。鷓鴣鷓鴣。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懼。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廬陵彭氏曰。鷓鴣。以比武庚子。以我子無毀我室。辭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言只得如此。不或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

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
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群弟
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群叔
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緇音直留繆音莫侯牖音牖

戶音後五今安音女下民或敢侮予音吐女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杜

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其出入處也○亦為

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

隙尤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

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

敢侮之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

蓋滿愈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
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慶源
輔氏曰言已之深愛上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
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自為已謀
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天子也

○予手拮据音居予所持音力荼予所蓄租音子胡予口

卒瘁音徒曰予未有室家音古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持取也荼音九苦音可藉

巢者也孔氏曰亂為雀雀苦謂蓄積租聚也卒盡瘁

病也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持取也卒瘁則

亦言之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

以持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穀氏曰手拮

錯言之也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

口卒瘁交

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予尾脩脩素彫予室翹翹祈消風雨

所漂匹適搖呼維音嘒嘒呼

比也譙譙殺色界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

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此已既

勞降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

不得而不汲汲也慶源補曰此詩固是周公赤心

用公自以王室為已之室家無所辭也此又可見其

正大之情○程子曰此公之詩所以詞哀而意切也

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

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

為予空而不為謙良以嘒嘒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

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也

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

見信而惜成王之

見不明且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三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

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

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

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

讀為辟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非也周公

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

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

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

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

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諫讓也按東山詩言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

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莫以叛成王命周公
征之其東征往及首尾又自三年也○宋子曰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
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
然三叔方流言周公憂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
半語遽然與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
成王方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
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
大區區嫌疑似不必得但舜禹之子禹舜舜
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
篡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
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
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
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
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
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謂
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金勝
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
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
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
後來無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

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
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
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前居二年之後成王
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
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
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
命作木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
言王曰又言仲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
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
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我祖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呼謨蝻蝻
者蠋音烝在桑野叶上敦都迴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
公征之自西而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惓惓言久也求嘉陳氏曰惓惓也
東故謂之東征

鳥玄五叶後

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

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音據衛之有繡音據蠅

也結項中以上止語也鄭氏曰軍法止蠅動貌蠅桑

蟲如蠶者也丞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與也

○我王既得鳩鴉之詩又感番風之變始悟而迎周

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

士鄭氏曰管蔡流言周公辟居東都成王既得金縢

歸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

有遇雨之勞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

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

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街枚之事矣車乘

謂序其情而閱其勞也所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

自嘆曰彼蚰蚘者蠟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

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

無以異其衣其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祖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

之實亦施羊豉于宇伊威在室蠨蛸音蕭在戶後五

非他田伊他田可懷鹿場燿燿宵行不可畏

賦也果臝音樓樓也本草曰括樓實各黃瓜生苗引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循蔓延青黑也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相旋延也蔓

老杜詩螢鑑綠帷
徹蛛絲月髮長
小冷詩玉釵眉蛛
即馬嘶
九甫翁書廟詩
蟲蛇穿書壁垂
現解蛛絲

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

伊威。坐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中常惹鼠。鼠婦一名負蟠。多在濕處及土坎中。常惹鼠。背故各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

木中生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蠨蛸名長脚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脚音數。

之則仲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脚音數

脚者俗呼為蠨子長丁重舍傍隙地也

睡之中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

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夜飛與下章眉耀其羽。○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相矣。當知宵行乃蟲名。

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

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

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雅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而室廬荒果齋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住之

家之情形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

○我祖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

敦都迴反瓜苦丞在栗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無用。項無鳥帶。身似鶴不啻啖。但以垤蟻塚也。日蟻塚相擊而鳴亦有一種白鶴烏鶴。

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亢處者先知故

蟻出垤而鶴就食之遂鳴于其上

將陰雨則晴。○詩及曰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孔氏曰

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濕而上垤鶴是好水之鳥

前漢徐樂傳
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不在瓦解
古今一也何謂土
崩秦之末也

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
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
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
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
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
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
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
旦土崩之患也三山李氏曰此詩所以勞歸士
也而得迷其懷思之情蓋載其
情於詩是其情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
也○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皆叛
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
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
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
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存宿曰信
○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
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朱子曰此
章飛歸字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
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曹城朱氏曰留公者東
下之公論人之私情不足勝天下之公論此東
人所公論於公雖欲悅而留而卒不可得也

胡說反牛領字
心徐曰牛領下
垂皮也孔疏云
狼之老者領下
垂胡陸氏云
鵠水鳥領下
胡火如教針葉
考

約會牢用養牛
馬園也又牛羊豕
具為一牢又牛曰
大牢羊曰小牢
半牢半牢也
音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三句

來故致頭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寓信其
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寓信其
於此是以兩字而今不說蓋本謂綠公暫至
之詩豈不其明白正緣序有刺朝延不知之句
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知此意自
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安成縣人知此意自
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用赤色皮為弁與衣
而素裳白為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
詩其將迎公歸之際乎

狼跋反蒲未其胡載疋反四其尾公孫遜碩膚赤鳥音几

興也踐躡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疋踏也入也日說文

行日踐路卻頤曰疋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

竹豆也豆木豆也籩氏曰籩豆禮器形制相類竹曰

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朱子曰言執柯

其同牢之禮矣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

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東人言此以比今

伐柯二章章四句九罭反于通之魚鱒反才魚音我觀之子衮反古本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罭之網也孫炎云謂魚之所入有九

之百囊網也今鱒似鱒聲而鱒細眼赤魚鱒日鱒

益程云帝曰
欲觀古人之象
云此所云九章
有日月星辰
同益三辰于
以旗而不益于
衣
說文云衣
天子享先王卷
龍綵於下幅
一龍蟠阿上向
阿曲也練龍蟠
曲也

萬章問曰象曰
以殺舜為事豈
為天子則放之
何也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
又云封之有厚
曰中貴人也
若以說細同
凡宋殺建成
下引之是祖商
唐鑑語也
大全所引游氏說
在孟子下注
南公傳本注

方罽魚好獨行制字從尊始以此也爾雅翼
鱈魚目中赤色一曰鱈魚之美者
上曰成見也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
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
四曰火五曰宗彝虎雉壘音胃也皆績績音於衣六曰
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取九章變也山龍
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
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
其斷也黻兩己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
相矣取其辨也
以龍首卷衮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戩之網則有鱈魴之魚矣我
遘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信處

賦也鉢木屬釋文曰今
獨頭斧道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
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
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
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
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公豈得而私之哉廣平游氏曰象之志不富
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慶源輔氏曰舜與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使其
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
極至處○北溪陳氏曰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
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則其情終有

不自消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
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
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曹城朱氏曰我
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
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
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
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
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反七喻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周禮考工記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

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

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反古且之子籩豆有踐反踐淺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

其文不云能言
自聖者聖人
而趨正矣
尚矣

心
金何世家

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
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新齊莫得
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
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
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願
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
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
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
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
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
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
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
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

恒是
觀其
恒而
地物
音可

聖人之徒也
外說字之入
得而攻之不必
聖賢之入

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
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此
孽孽為善是舜之徒然孽孽為善亦有羸底聖人之徒亦
曰只是疑被聖執統是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
有讀書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
會處安細適來只說那一句役緊要底對曰此詩見
得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
曰只泥聖人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勉齋黃氏曰詩
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
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
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
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巨宜反叶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賦也錯鑿屬吡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在羞哀

我人斯亦孔之休

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慶源輔氏曰
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勤勞以悟
成王見為臣人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
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
其孰能為之○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
采薇出車扶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
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
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幾不破矣而
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豈誠朱氏曰文武深仁厚
澤其頑民染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
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於殷邦者懷
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
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况又益之以管
蔡之流言在我者有豐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
征也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麓諄諄乎
友邦之訓誨懇懇乎離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
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
有以剪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
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
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推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
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

係向上云樂天
人故不憂安
人故不仁故能
發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則用云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二音登音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將大也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

者也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

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

踏其尾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為也鄭氏曰鳥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履音丹盧步李氏曰天凡安重貌

子者侯冕服用屨凡安重貌鄭氏曰凡為安故凡○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

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耄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實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

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朱子曰此與是

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

也○華公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

大角漢云帝見
擊鼓夔夔奇操
注云敬謹恐懼

帝君子坦

夏以夏之
多雷土人捕之
事在方輿考
如以則竟与雷
類多有之
子云朱漫洋屬
文公下云如其
追則舜受堯之
下不以為泰註
泰也
衛靈公篇曰在
陳絕糧從者病
莫能興
史記楚王使人
聘孔子將往而陳

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
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
其立言亦有法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
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
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
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躰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
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安成
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
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彘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
與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者玉
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
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一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
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
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
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
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
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
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鳥几几德音不瑕其致
一也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鳥
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
矣○慶源補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
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
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

其正
也受不
辭也
序云
恒云

絕糧於
陳蔡之間
漢中山靖王傳文王
於於陳蔡
阮於陳蔡

說四周公篇

中說註曰夷王下
堂而見諸侯周
始衰微國風遂變
不復雅正矣

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周於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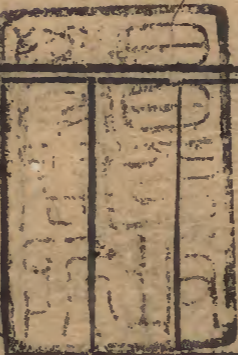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

以豳風
知周公
美其不
失其聖
也

周禮春官篇
章

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終之豳，遠矣哉！
雅之所謂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別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
篇章斂頌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
鄭氏曰：別詩也。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斂頌雅以樂田畯。田者，謂耕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祭蜡，音則斂頌頌以息老物。鄭氏曰：蜡，歲聚萬物索饗之也。蜡之祭也，土先畝而祭，司嗇也。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曰：鄭氏分



詩經大全卷之八

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
 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篇章
 注云。邠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然一篇之詩
 邠頌者以其言歲終入功之成。然一篇之詩
 首尾相應。乃劉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
 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
 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
 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
 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雙峯注。此曰雅有雅
 有風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有頌之音。風
 曰邠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如又不然。則
 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爾號。其
 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